

厨房中的人生道理

我学做饭，我妈在旁边指导。葱姜放入锅，一声响亮的“啦啦”后，我妈指着锅里的西红柿碎块说：“翻炒一下，让它们在油里打几个滚儿，然后你看看吧，西红柿的魂儿就没了。这时再放水，汤才有味儿。”我目瞪口呆：“天啊，西红柿也有灵魂吗？”我妈一脸正色地说：“当然。”

做焖面时，我妈又说：“炆了锅放豆角，得多炒会儿，让豆角倒倒性。”我拎着铲子愣了：“这菜不仅有魂儿，还有性格？”我妈说：“你看，那豆角‘愣头愣脑’的，就像你弟弟，不炒透了，哪能吃？得千翻万滚后，才能成熟。等豆角烧好了，柔软得像舞娘的腰肢，跟粉成一团儿的土豆抱在一起，个个滋味已浸透在其中。吃到嘴里，太香了！”

那年我弟高考失利，终日摆着一张冷脸，吃完饭就往床



上一躺，枕头压在肚皮上，一副桀骜不驯的样子。直到现在，一炒豆角，我就想起我弟当年那副愣头愣脑的模样。

家里买回半盆三寸长的小鱼，我一看就大叫：“这长着尖牙的鱼咋收拾呀？”我妈挽起袖子，边收拾边教我：“小鱼有小鱼的收拾法。这脑袋一揪，连内脏也拽出来了。大拇指顺势一挑，鱼鳞纷纷飞起，往水中一涮，就干净了。收拾好的小鱼不用煎，炆锅后直接入锅，各种调

料全部放好，醋加多点，盖上锅盖小火焖上俩小时，香气飘满半条街。打开锅盖，撒上一把香菜末儿……这时候夹起一条小鱼放嘴里，入口即化，就着玉米面饼子，那叫一个美。”

那天，小鱼上桌，一家人大快朵颐时，我妈忽然说：“咱都做好自己的事，剩下的就交给火候吧。你弟会慢慢好起来的。”忘了我弟到底是什么时候发生了变化，只记得工作后，他干得风生水起。

多少年后，当我读到那句“治大国，若烹小鲜”时，不禁恍然大悟，和我妈一说，她笑着说：“道理是一样的。”

最爱吃我妈做的炸茄盒，大气粗犷接地气，比起饭店里的更有大家庭的味道。挑个圆而大的嫩茄子，切成片，然后用小刀从一头在顶端拉一道深口，就成了一个半圆的小口袋。

我妈发话了：“不能急，现在的茄子是心高气傲的公主，动一动就会给你个‘鱼死网破’。”我看着我妈，问：“那咋办呀？”我妈说：“用盐呀。只消把盐在茄子片上一抹，静候十来分钟，盘子里便有了一汪汁水。原来藐视一切的‘公主’，脾气也渐渐柔软起来，偃旗息鼓了。膨胀减半，韧性立马显现出来——这时候，任你往它肚子里塞满馅。然后在蛋糊里打一个滚儿，放在油锅里啦啦一煎，转眼就成了外焦里嫩的美食。”

蓦然明白了，什么叫修炼，怎么才能做一个内心通透、精神饱满、灵魂丰盈的人：不经过千淘万洗，不在盐里火里油里翻滚几回，慢火里煎熬数次，你根本体会不到人生况味。没有体验，没有艰难，那就不是完美的人生。

陈吟/文

为何不去沙漠取沙

同样是沙子，河沙的价格每年都在上涨，而沙漠里的沙子却一文不值，白送都没人要，为什么没人找车拉去卖呢？因为你拉过来也没人买，买家不是为了买而买，而是为了做什么事而买。看上去都是沙子，但完完全全是两种东西。

河沙值钱，因为它是建筑材料，它可以用来盖房子，但沙漠里的沙子是不能用来盖房子的。

首先，沙漠里的沙子中含有有害物质含量太高。河沙是河水冲刷形成的，而沙漠沙是风化形成的。河水冲刷可以把有害的物质带走，但是风化不行。同时，沙漠沙的含碱量非常高。而盐碱对钢筋具有腐蚀性，高含碱量的沙子会跟水泥产生化学反应，导致混凝土的强度不够。其次，尺寸不合格。建筑用沙的直径要大于1毫米，而沙漠沙

的直径一般在0.25毫米以下，它太细了，缺乏中沙和粗沙来调节，会影响混凝土的强度，不符合建筑标准。再次，可塑性差。河沙大多为立方体，表面积大、受力均匀、易成形。但是沙漠沙比较光滑，不适合用于搅拌混凝土。最后，就算解决了沙漠沙以上的问题，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：从沙漠取沙的成本太高。这包括人工成本和运

输成本。一个建筑工人一天的人工成本300多元，在沙漠里工作的人工成本可能要翻倍，而且沙漠往往离建筑工地很远，运输成本又高得惊人。

所有因素加起来，使得沙漠里的沙子一文不值，尽管它看起来也是沙子。

商品本身永远不重要，商品对我们有什么用，这才重要。
鹤老师/文

卖呆

小时候，有一次母亲做菜时发现没盐了，让我去庄东头的小店买盐。可是，母亲的菜都快做好了，我却还没回来。母亲只好沿路寻我而来。好家伙！我在离小店不远的地方，被两个玩把戏的吸引住了。母亲来到我身旁，揪住我的耳朵斥责道：“我等着盐下锅呢，你倒在这里卖呆。”

是的，卖呆就是看热闹，是我们老家的一句俗语。但是，在我们老家，走神、发愣也被人说成卖呆。比如，很多时候，我们的目光会无端地盯着一棵树或者一片叶子，长久地看，但心思并不在那棵树、那片叶子上。此时，处在神游八荒的状态。这就是卖呆。

于是，有人说：“你说的卖呆，就是现在人们常说的放空。”对，是放空，但卖呆与放空还是有区别的。放空的主观意味更浓一些。我们知道，放空是主动让自己暂时抛开烦心事，强迫自己什么也不想，以期达到释放压力、放松自己的目的。而卖呆是不自觉的、下意识的，不需要提示或强迫自己放空，却又来无影去无踪地就放空了一切。

我想，卖呆是美妙的。而要享受卖呆的美妙，经验告诉我们：应多一点淡然，少一些欲望，且要时常有个“忙里偷闲，喝杯茶去”的心态。卖呆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
赵宽宏/文

选苗

有年春天，大舅带我去栽树苗。他是林场的工作人员，有栽树的任务。

一捆捆树苗摊开后，有细有粗，有长有短，有直有弯。我喜欢挑选粗、长、直的栽，觉得看上去更漂亮，是好苗子。大舅则不会去选，他按顺序拿，拿到哪根栽哪根。他说：“树苗要长成树，就不会一直是这个样子，是会改变的，现在人为地去挑，既不公平，也

不合理。”

他还说：“天下的树，没有哪两棵是完全相同的，树苗也是。所以，无所谓好苗坏苗。”根据他的经验，粗、长、直的苗不一定就能一直粗、长、直，即便能，也不一定比细、短、弯的树木更有用，关键要看它们最终去的地方。比如，要成为景观树，就是要长得奇，与众不同。再说，在净化空气、美化环境方面，无论这些苗将来长成什么样的树，其功效都是一样的。

大舅的这套理论还真有些道理，不仅是选树苗，选人育人亦是如此啊！当我们以同一标准去选所谓的好苗子时，往往会失去标准之外的其他苗子，谁能说他们就不是好苗子呢？

夏生荷/文

